

獻焉敢不盡言乎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今而後請聽子而行

錄曰尹何之不可使即子羔之不可仕可
見當時議論之合也而操刃製錦之說至
今十古膾炙人口人可不務學乎錄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於子羽且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錄曰愚觀鄭之詞命其膾炙人口者若晉
微朝論幣獻捷晉讓壞垣辭楚公子以至

爭承讓陣立駟對苑獻子對士景伯其詞
具在也至今讀之者使人耳目爽快心悲
開明而况親聆其聲咳者乎信乎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詞可不待潤色耶

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權竿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火
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七日其火作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若有火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邈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
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錄曰校人之譏曰孰謂子產智然則其郤
禪竈獨非智與智故以祝史為未自強為
本苟國無政令安能消變於未然乎有國
有家者可不致慎耶是知吉凶禍福固有
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數
與命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弘道錄錄之三十八 相七

智

君臣之智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
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千

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錄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稱父坤稱
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相也故天地

之廣先民之衆親之為同胞視之為吾與
皆相之職也若但居視其所親所不親者
尚多也富視其所與所不與者尚多也以
論三晉之相則可論天下之相則不可天
下之相必如秦晉斷斷令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此方可以保子孫黎
民視彼五有之氣象萬萬不伴矣後之欲
論相者盍舉以為法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
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言愛一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頰一笑今裒豈特頰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錄曰昭侯於是乎失言矣夫彤弓昭弓受言藏之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裒雖鮮不以加諸人况於其弊者哉若夫一頰一笑所關至重怒而故頰喜而故笑人主之喜怒

將國關馬而豈弊裒之比乎徒知舉措之不費不察身心之遠圖偶存愛利之私情而競左右之臆說未足以語智也

史記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反漢王入榮陽命蕭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錄曰此蕭何之功所以第一漢之天下根抵於是乎定矣彼責其不收博士掌故之

書無案之詞也

初項羽與諸將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至是與范增疑沛公而善已請辭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然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沛公怒欲攻羽蕭何諫曰

誣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秦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錄曰此蕭何所以必用韓信不在於追亡

之日而在於王漢之始破秦滅項立漢定楚胸中已有成筭何其無忝於相國哉

漢王問韓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曰今東鄉故天下豈非項羽乎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

三曰不如也信曰項王之為人也啗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有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王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歸東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將

特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三十餘萬唯蜀邯欣鄴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錄曰愚觀韓信之所養乃知赴赴武夫公侯服心信不誣也夫王汝於成在天不可得而知也以信之窮困受辱體膚之餓拂

亂之為亦已多矣焉能不動其心哉是故惟不甘匹夫之勇而後知三秦可破惟不屑婦人之仁而後知項羽可敵惟不沒秦民致賢之言而後知丞相可事惟不棄設壇拜將之禮而後知漢王可臣如是而不

聽信計則吾不知也

張良為韓報仇乃祖擊始皇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十日不能得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從容步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彊忍下取之父

又曰履我良因長跪父以足受履笑曰孺子可教與之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再後五日早平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再後五日復早來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授以

編書曰讀此為王者師後十年見我濟比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旦日觀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常習讀誦之

錄曰張良之於豫讓其始豈相遠哉世殄暴與畫副巷奪專諸曹沫之戈聶政荆軻

之七藉聞於時以相如之賢猶欲五步之內血濺秦王其風聲氣息所由來遠矣天

能免於徒割由後而觀子房如處女之軀脫兔之矩不可習於羈勒矣

良素多病相從沛公入關善導引不食穀及天下已定封為留侯乃辭去漢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十

否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錄曰自聖賢之世遠而後君子進退出處之間廢情而任術也嗚呼可以慨諸可以慨諸夫伊之訓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

公之文曰亢龍有悔此聖賢之學也退而置葛自得與亦鳥凡此聖賢之道也自

三顧至於反政自居攝至於告老何莫非斯道也三代往矣權謀功利之學所志者何事往往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故創見子房之事以為希曠超絕真若脫履邁世者而不知其用智任術亦已多矣何者蓋黃石之說曰安莫安於忍辱言莫

吉於知足嗚呼斯言也雖不全合聖人之旨要亦不可以無道拒之視彼韓彭周勃

大有間乎設使不遇其人吾見博浪之謀迂於謝病之策其去祖醜將不遠矣帝置酒洛陽南宮謂羣臣曰徹侯諸將母敢

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錄曰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為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然則非無心也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何人不可有哉亦非無情也一人之情為千萬人之情何物不可用哉漢高雖不

幾於聖人而一時之功用天為之以清地為之以寧苟非豁達大度從善如流物合於靡然太公物未順應安能事事而問之

人人而察之乎若乃自賊以為智而不合眾心自用以為善而不通眾志此乃天之所棄非但人之所禽也

高后崩呂祿呂產欲為亂而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結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錄曰人皆謂太尉之問非是或為之危或為之幸但據紙上之陳言

尉必先為之所而後問也

日以酈寄之給說即此而知其然也夫陳涉一匹夫耳其將起也猶預使人叢祠中

呼曰陳涉王然後人皆從之矧平勃之智也所恃者六軍而已况又未敢訟言誅之則人安知順逆之所向哉一左祖之問而逆順判然其可見矣然後人皆知呂氏之當誅劉氏之當正前後左右紛紛乎其解

體矣豈非交驩相結之深計歟

文帝即位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王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逐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智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

之平專為丞相

錄曰平之言真宰相職也帝已知之矣獨

不能責其實手責其實獨不思得其人乎

惜乎帝之明智無以及此也嘗求其故矣高宗恭默思道所務者學也學故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謂求有益於得也文帝玄默化民所慕者老也老故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謂求無益於得也是故武夫捍將材官蹶張之徒而臨以質美之主其施為氣象反拜下風而仰餘光何以責其坐而論道

乎然則咸有一德與夫思兼三王非故為是表異也不如是不足以佐天子正中國

而撫四夷也

陳平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

人解眾陽圍三也攝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

錄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者一時之事也所謂一將之智則有餘也代天弘仁變理陰陽者不世之事也所謂萬眾之才則不足也此帝之論相徒有其名而無實者也

上輩過即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今吾每鉅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知燕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

夫吾獨不得燕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間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牧故能逐北單于破東胡滅僇林西抑

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

盡以饗士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史以法繩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尚坐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

頗牧弗能用也 上說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
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錄曰帝之恩 頗牧而以為將也獨不思周
召而以為相乎頗牧之為將逐單于破東
胡威儋林匈奴不敢近塞而已周召之為

相也越蒙氏重譯而獻曰天無烈風淫雨
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盡往朝之然則將相之功效孰愈乎夫股
肱惟臣良臣惟聖三代之所以賓服四夷
用此道也文帝不思求元聖與之戮力

顧區區於趙代之所聞雖日拊髀果何益
哉此所以雖聞陳平之言無異馮唐之論
未足為大智也

武帝時汲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
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至其

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
謂賁育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
至如汲黯近之矣

錄曰此武帝異日托孤所以獨得其人也
夫知之真而後任之篤審愈之愚王陵之

翫苟非真知孰能有濟乎不愚不翫見害
則避見利則趨而又何待於招之使來魔
之使去耶唐太宗惟不知蕭瑀李勣之真
故寄命之際取其才智而略其節行禁則
弘式倪寬之流莊助已易而畜之矣其於

杜稷乎何有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智
上奇愛之察群臣惟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
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
以賜光及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以光
為大司馬大將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
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當處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
寸

錄曰帝之任光蓋得於助之論黯可以見
知人之明矣夫托六尺之孤者光之忠厚
小心刀能辦之矣苟無廢昌之變立宣之
權光不為全人乎設使汲黯而當其時遭

其事吾知尚不能容人之過其能容已之
過乎磻與磳之事其所優為之者矣矧於
淮南覆謀而妻子獨不能室其慈耶帝有
以知光而光不能副帝此又黯之罪人也
上官桀之子安之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

內為后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
主內入宮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
怨光知燕王且以帝兄不得立怨望乃令人
詐為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
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王告其罪不取入

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王何以
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諸光者上輒怒曰大將
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駁者坐之自
是桀等不敢言

錄曰人皆謂慧者不壽豈壽者不慧乎其
所得於天有厚而清者有清而薄者自明
誠謂之性自誠明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此得其厚而清者故悠久無疆也疏

璫之為寶非不瑩然白也冰玉之為器非不皎然明也然得其清而薄者故觸之即碎也是其明雖同而誠則異此漢昭之所以此止於是乎

自武帝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以來吏民

獨推趙廣漢天性聰明精於吏職尤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生然後及馬豈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鈇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蒼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

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又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

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志卿厚恩其發舒隨伏如神皆此類也

錄曰愚聞諸先正仁可過智不可過告訐之俗鈞距之情智之過也智之過不得謂之好問用中隱惡而揚善矣况加以專屬

疆壯靈氣見事風生乎此正自取殺身之道非其智如神之謂也

東漢書竇融聞光武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愧著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

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議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名姓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而遣長史劉綯奉書詣雒陽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

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或欲逐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置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

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錄曰融之歸向去幽就明也帝之明見料事多中也有融之明而後有帝之見屯之

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竇融以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光武以之此所以終漢之世令名無窮彼隗囂者所謂乘馬班如泣血踵如不旋踵而亡滅也然則不但帝之明見萬里而聖人已明告萬世矣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語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墾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

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

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
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
是益奇愛陽

錄曰明非人主聖德耶然有斤斤之明有
察察之明斤斤者明之盛也是故大明當

空萬方普照而隙光之小覆盆之末曾未
并屑屑也察察者明之苛也是故燃犀照
渚情狀必露而淵魚之細潛伏之微或不
能舍之也雖然犀有物也明無物也以照
渚則或明以映日則無光矣此漢明之所

以辨於吏牘之情而昧於楚獄之濫也夫
初光武在薊屬王郎起移檄構之乃令王霸
募人於市將以擊郎遂趣駕出時天寒冽南
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
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使霸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
阻水還即跪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
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
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因謂曰安吾象
得濟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

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後謂官屬
曰霸權以濟變殆天瑞也

錄曰此當與白蛇同應不當以白魚為比
則神靈之祐庶幾稱矣

又曰所謂權以濟變者非詭道也事已屆

於危迫其幾間不容髮正豪傑用智之時
設使踵候吏之言將不前阻水乎前乎李
陵虜不敢逼後乎趙雲一身俱膽皆以此
也若謂預知水合以決天瑞則霸非所及也
弘道卷之三十八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智

相八

君臣之智

三國志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畝
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
素有重名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德操為水
鑑故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
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也

錄曰愚觀諸葛孔明乃知東京所養不可
以易而得也人徒見黨人戮辱以為仁賢
之禍而不知顧尉俊及乃長清德之風至
孔明能知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
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斯非龍德而隱
者乎又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
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終日乾乾者乎又
曰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往年
與時馳意與歲去又非久惕若厲者乎當
時謂之卧龍良有以也然則三顧之勤乃